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一

明 李清 撰

南史二十一

孫朏 曾孫譓 玄孫哲 朏弟
弟瀹 瀹子覽 覽弟舉 舉子

謝密字弘微尚書左僕射景仁從子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

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
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從叔峻
司空琰子於弘微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
接皆合禮衷
弘微何以兩繼峻混宋書亦然
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
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
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

國僕既不厝意令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烏衣巷故謂烏衣之遊混詩所言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信者也此外雖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子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何客博而無檢曜

仗才而操持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
終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
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讌之餘為韻
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
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儁若能去
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誠無文
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摽蘭訊直轡鮮不躓抑
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

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誠厲唯弘微獨盡襃美曜弘微凡多其小字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誅敕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主雖執意不行然絕之謝氏主以混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

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主降
封東鄉君以東鄉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
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
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
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君之歸者入門莫
不歎息或為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脩禮
度事繼親黨恭敬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
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前不妄

言笑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為友弘微為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蔬素踰時帝即位為黄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叅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

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于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哀遂廢食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帝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後親人問

帝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北漢之孔光及東鄉君卒遺材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瑯邪諸處太傅安司徒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夫殷叡好摴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

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後豈復見關

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帝嘆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棊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

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本史曰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

弘微疾每劇輒預告文宣及卒乃別文宣去

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厨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焚之慎勿開也書是文帝手敎帝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葬畢追贈太常弘微與琅琊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所謂名

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為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㝢內為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鎮軍長史張暢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照羣臣為賦

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元凶弑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啟事密詣孝武陳情

宋書載莊啟曰賊劭自絕於天窮弑極逆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怨殿下肅將乾威恭行天罰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之氓復將明目伏承所命元

景宗懿沈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檄至布之京邑莫不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冑之光照臨區宇風澤所漸無幽不洽下官世荷寵靈謝病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跡今大軍次永清無遠欣悲踊躍不知所裁

及帝踐阼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帝詔羣臣博議莊議以為拒而觀釁有足表强

宋書載莊議曰獯獫棄義惟利是視闗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拒而觀釁有足表強且有餘則經略不足則閉闗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約絶倫尤宜固絶

驃騎竟陵王誕當為荆州徵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而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日義宣竟日不下

宋書曰帝始踐阼令下節儉詔書莊慮此制不行乃奏曰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拔葵去職實宜深弘

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為為生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為者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玄護為雙聲磝

碻為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
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
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帝甚悅當時以為知言時搜
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臣聞功傾魏后非待照車
之珍德柔秦容宣徒秘璧之貴隆陂所漸成敗之由何
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為寶虞典以
則哲為難而進選之軌既隳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
必豐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悉懸奚取九成夫才生于

時古今豈貳士出于世也泰焉殊升歷中陽異賢起於
徐沛受臻白水茂異出于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輿
愚之所肯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
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
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
國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孫登臣管仲升巡
趙文非私親疎嗣和奚豈諂譽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
經舉爾所知式貽往牒且自古任薦弘明賞罰成子舉

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臼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勃進陳湯而坐之褫爵此則先事盛準亦後王彝鑒臣謂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誕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年少隨從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實歸守宰故黃霸莅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暉寵今莅民之職宜遵六年

之限進得章明膺惰退得民不勤勞如此則上靡棄能
下無浮謬考績之風載泰薪槱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
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
易之仕者不拘長少莅民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遂衰
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
夏王義恭牋自陳兩脇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
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
惙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閉戶避風

晝夜昏懵爲此不復得朝脩諸王慶弔親舊令之所止唯在小閤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家世無年七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七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

宋書載莊書曰前懷若此實在可矜若少得養痾便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動必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稗補萬一耳

入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三年

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書

宋書載莊奏曰臣聞明慎用刑式存姬典哀矜折獄寔暉呂命罪疑從輕既前王格範寧失弗經亦列聖常訓逮漢文傷不逮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惡深文之吏立鞫訊之法當是時也號稱刑清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頻監司討獲多非其實或規免身咎不虞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鐵鎖之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閈莫不及罪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

婦寃戮東海旱陽此皆符變靈祈精感景緯臣近訊重囚八人初覩其案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並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舊官竟竟囚訖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于官長有案驗名無究究實愚謂自令重囚果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覈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啟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庶死者不寃生者無恨

帝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依部分置并詳審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辦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愷之並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為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帝出行夜還敕開門莊

居守以榮信或虛須墨詔乃開帝後因宴從容曰卿欲効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須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為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顔師伯傳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即位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為誄言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

貴妃誅知有東宮否將殺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所同政復一往之若不足矜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于左尚方明帝定亂得出使為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停待詔成其文甚工後為尋陽王子房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祿大夫謚曰憲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于世五子颺朏顥嵸瀹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

颺位晉平太守女為順帝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朏字
敬沖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
使朏篇命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
童復為後来特達莊撫朏背曰直吾家千金宋孝武帝
游姑孰敕莊攜朏從駕詔為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
小奇童也仕宋為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
之李膺朏謂退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嘗敕朏與謝
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不

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為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

齊高為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為長史

梁書曰敕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斅彭城劉俣俱入侍

宋帝時號天子四友

時方圖禪代欲以朏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朏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

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
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齊高不悅更引王儉為
左長史以朏為侍中領秘書監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
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
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
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
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
帝請誅朏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

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五年永明中爲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昭文師求出仍爲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徵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

加優禮旌其素槪賜床帳褥席奉以卿祿時國子祭酒
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詔徵朏胤並不屈時
東昏皆命追遣會梁武起兵並得不至及建鄴平徵朏
胤並補軍諮祭皆不至及即位詔徵朏爲侍中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又
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朏朏謀于何胤胤欲
獨高其節紿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朏輕出
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徒尚

書令朏辭足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于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朏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又固陳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至都敕材官起府於舊宅帝臨軒遣謁者于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朏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

遣謁者敦授留府門及暮至于經春夏八月乃拜受焉是冬卒車駕出臨哭謚曰靖初宋孝武時朏與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及遁節不全為清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于世子諼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黜為東陽内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次子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禄大夫子括美風儀舉止醞藉襟情豁朗為士君子所重仕梁至廣

陵太守侯景之亂因寓居焉仕陳卒于司徒左長史謚
曰康顥朏弟少簡靜宋末為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
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正
左右為之傾目宥而不問齊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
竟陵王子良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于北中郎長
史顥弟瀹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于宋孝
武名見于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
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以女妻之厚為資性性甚敏

瞻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甚慚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為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竟局意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帝纂立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

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己力獻觴遂不見報帝大笑解之坐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慰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劔瀹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祏曰彼上人者難為酬對加領右軍將軍凡朏在吳興論啟公事稽晚瀹輒代朏為啟帝知非朏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簡初朏為吳興瀹與鹵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故于建武朝專以長酣為

事與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初齊武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儉曰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敕瀹撰碑文瀹子覽字景滌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長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梁武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正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天監元年為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為詩

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為侍中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為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史

梁書曰覽遷新安太守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入新安叛吏鮑叙等與合攻沒黟歙諸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遂左遷

後拜吏部尚書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
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
迎覽覽逐去其舟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
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濬
東海徐孝嗣並為吳興號為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
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方之晉王述卒于官贈中
書令覽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
約詩為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至毀滅服闋為太常博

士與兄覽俱與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
龍於長途者為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
秘書任昉出為新安郡別舉詩云詎令耋嗟人方深老
夫託其屬意如此武帝常訪舉于覽覽曰識藝過臣甚
遠唯飲酒不及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其母徐卒于
郡不赴歷左民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瀹兄覽
並經此職前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
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

其盛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遒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薦之以况重席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大同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稱為何吳郡及舉為政聲跡略相比曾要何徵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入南門乃從東閨進致詩往復為虎丘山賦題于寺入為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瀹齊時終此官累表乞改授不許後

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侍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解敕賜假并手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為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卒于內臺帝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著公望悵恨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郎

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慚色舉託情玄勝尤常佛理注淨名經常自講說有集二十卷子嘏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仕梁為太子中庶子建安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在周迪門後依陳寶應

陳書曰世祖前後頻召之崎嶇寇亂不能自拔

寶應平方詣闕

陳書曰為御史中丞汪德藻所舉劾世祖不罪以為

黃門侍郎

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光有集行世舉兄子

僑父玄大仕梁侍中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

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

集十卷

論曰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弘微立履所蹈人倫楷

美其世濟不殞蓋有馮馬敬沖出入三代歷經遷革適俗之志無闇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免貨財之累因偃成敬偃仰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虛聲斯之謂矣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一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二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二

王弘

子錫 孫僧達 曾孫融 弘弟子微 微兄遠 遠子僧佑 僧佑子籍 弘從兄曜 弘玄孫沖 沖子瑒 瑜

王弘字體元琅邪臨沂人曾祖導晉丞相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

宋書曰時農務煩興弘以為宜建屯田又以府資單薄控引無所止留銅官大冶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餘皆罷之以充東作請將南局諸冶募吏數百迴以配農則功利百倍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

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卒弘悉燔券書一不取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

宋書曰司馬元顯以為諮議參軍知記室事固辭道
子復以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又固辭
桓玄克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
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宋武名補鎮軍諮議參軍以
功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
錫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
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為尚書僕射掌選領彭
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為軍人桂興淫其嬖

晏靈運殺興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曽不彈舉

宋書載弘奏曰内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執憲蔑聞所虧者重臣忝承人乏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糾正所以不敢拱默

宋武答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為永制于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士民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

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

宋書載弘表曰臣謬荷榮過言無隱情向令天啟其心預定大策而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象豈當稽違成命但進缺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效而聖朝借賞于上愚臣苟叅于下非唯

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殄胡顏靡託敢遂
愚捐守之以死
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
弒罪將及誅弘以非首謀其弟曇首又為帝親委事將
發密使報弘羨之既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
事給班劍三十人帝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入
住中書下省引隊杖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
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為荆州刺史鎮

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誠以盈滿兼陵義康宜入知朝政竟陵王誕衡陽王義季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遷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録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讁輒有訴請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若恐宜更宜其制時議多不同弘以為謂之人士

便無庶人之坐署為庶人輒受人士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與且人士既可不受同伍之謫罪其奴客何傷若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僮為衆為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弘以為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疎慢事蹈重科心有可憫故欲寛其性命小進匹數宜進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至于官長以上荷蒙榮禄付以局任宜正己明憲檢下

防非而覩犯科律亂法冒利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士可殺不可謫謂宜奏聞決之聖旨帝從弘議弘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令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從之及弟曇首亡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欷弘斂容而已既而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為家寶又為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如此九年進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卒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

班劒為六十人謚文昭配食武帝廟廷弘既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為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不營射利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褊隘人有忤意輒面加詈辱少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蒱戲得罪私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于人者每

先訶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歡者必無所諳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無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子錫嗣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弟僧達幼聰敏弘為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為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為申理闇誦不失一句兄錫質訥乏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

名見德陽殿應對閑敏帝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
少好學善屬文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楊列橋觀鬬
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
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
達陳書滿席舉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訴家
貧求郡帝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
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
職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

僧達一夕令奴僕取無餘服閣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民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後從義與及元凶弒立

宋書曰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莫若承義師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然可躬率向義之徒致身

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南奔逢世祖于鵲頭命為長史

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僧達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為長史及即位為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為護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帝不許固陳乃

以為吳郡太守時春歳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刼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荆江反判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于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帝獨名見慠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嘆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諂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沒沒求活師伯不答逡巡便退初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

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為子改名元序啟文帝以為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帝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為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于所住屋後作大阬欲誘確求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奏請收

粲帝不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文吉抑揚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啟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

八關齋注曰以十月二十二日集道士白衣同志二十四人在吳縣土山墓下共三日請晨為齋始至四日散

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顧郎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今已復還尚之失色

大明中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其宅並僧達門當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語帝曰我尚在而人陵我死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

閒蕭鼓人與秣陵人藍宕期等謀為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忤以為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收付廷尉于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為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于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時有蘇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謀反不即聞啟亦伏誅僧達子道琛徙新安元徽中為廬陵內

史未至都卒子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
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文
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
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齊武帝求自試
南齊書載融啟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
榮臨年共悦動植或有心生感能無感臣蒲柳先秋
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効文武吏法惟所施用
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

若老臣竊景前修以冒不媒
遷秘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
之笑謂人曰穰郎卬詎便可解歷丹陽丞中書郎
齊書曰魏鹵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書曰鹵暴
悖天經虧違地義慚犬馬馴心同鷹虎反目今稽顙
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以文德賜以副書漢家軌儀重
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
倒敵虜分官分職抑退舊酋扶任種戚今經典遠被

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尚直勒等類居致乎阻何則匈奴以氊騎為帷林馳射為餱糧冠方帽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驟鳥逝若衣以朱裳載之玄冕御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蹤跡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唇于桑墟別醍醐于異俗聽韶雅若聾瞶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部落爭于下酋渠危于上我一舉

兼吞下莊之勢也且棘竇薦虞晉疆彌威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符無思不服鑿光幸岱匪慕斯朝

臣請收籍伊遲茲書復掌猶取之内府藏之外籯於

理有慊即事何揖帝曰吾意不異卿事竟不行

永明末武帝欲北侵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帝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為曲水詩序當時稱之帝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

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
聞主客曲水詩序勝于顔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
日宋弁于瑶池堂謂融曰昔覩相如封禪知漢武之德
今覽王生詩序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融明豈直比蹤
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遠匹相如帝以魏所送馬不稱使
融問之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
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
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于天下若騏驎之性因

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于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主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鼓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于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略屢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初不平謂曰僕出于扶桑入于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

分方以類聚君長東偶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
此及為中書郎嘗撫案嘆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
朱雀桁開路人塡塞乃搥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
前豈可乏八騶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
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
良時相友好晚節大習騎馬
南齊書曰融才地既高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
問周款文武翕然輻湊

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為謀主

南齊書載武帝討雍州融因上書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嘗不撫躬太息以為今古共情也自獫狁荐食荒蕪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特希私集部曲預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防衛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試而無效顧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

武帝病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

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帝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急馳到雲門竟不得進乃曰有勅召我乃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鐘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

獄使中丞孔珪倚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抗類近塞外微塵若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内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因實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睿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

接前後陳伐鹵之計亦仰簡先朝令段大羊作擾令因草創符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衙數而行非敢虛肩且張弄威聲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唇齒之間未審愁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彼此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鹵使語辭竭恩稱揚得非誹謗因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自循自省並愧流言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

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被收朋友部曲叅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

愚考南齊書則請救子良者融也南史脱一融字今補之而書內亦無西昌侯固爭不得一語破其謀復救其命恐無是理疑南史贊

詔于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初太學

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義丘國賓竊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名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謂準膽破融文集行于時徵字景玄光祿大夫璵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名著初為始興王濬友父憂去職徵素無宦情服闋除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徵歎曰我兄無事屏廢我何得過叨帝即以遠

為光祿勲為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

宋書載徵與弟僧綽書曰吾疹疾日滋人道所貴廢

不復修民安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

於大布糲粟半席安寢便以自度州陵此舉為無所

因豈見吾近者諸賤耶吾少學作文晚節如少進使

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酬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

辭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

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

通辭搃屈耶爾者真可謂真素寡矣

吏部尚書江湛舉徵為吏部郎徵確乎不拔

册府元龜載徵與湛書曰今王道鴻邕必欲潛淵探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于博徒扶卜式于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郊賤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魚鱗雜襲者必不乏于世矣而君擢士乃先瘵廢芃芃樸棫似不如此且弟曠遠兄姊迄今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

闍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非僊則僻此君自見表裏無假長目飛耳也今誣飾蚯蚓冀招神龍豈謂不肖易擢貪者易誘耶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屢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君平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夫爵猶滅名何用吏部郎哉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謾耳

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為徹

所咎與之書自陳徹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
宣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徹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
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孰能免之遂辭
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徹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足不
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
亦有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徹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
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
以書告靈

宋書載書曰弟年十五不為察慧之譽獨沈浮好書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奄然長往尋念生平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煢然獨坐憶吾往年散發極目流涕恒慮吾羸病豈圖奄息先歸冥冥音顔髣髴觸事歴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吾素好醫術尋思不精致

有枉過痛酷奚堪弟奉親孝事兄順舉動尺寸吾每咨之萬世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圻儼然至于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事累汝奈何及相殯送弟由来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比何益冥然之痛為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端坐向窻有何慰適正賴弟爾

令煩寃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饗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為恨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畧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所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令也唯速化耳寘冥中竟復云何弟懷倚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否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梧酌自釀酒寧有彷像否寃痛寃痛

僧謙卒後四旬而徵終遺令薄葬不設輀旐鼓挽之屬

施五尺牀為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集傳於世贈秘書監徵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勲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爭物理也子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徵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愛名德而重僧祐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居憂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

不立冠帽舉秀才為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薦為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旅我家多鳥雀儉時督高一代賓客塡門僧祐不為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子懋文學而陳郡袁彖為友時人以為妙選齊武帝

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覩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轢高驅坐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于侯伯未嘗與一人游辛於黃門郎子籍字文海仕齊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能欺性頗不儉侻為部民所訟及為錢唐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未有籍好學有才氣

梁書曰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深為約賞為謝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有王籍如仲尼有丘明老聃有嚴周梁天監中為輕東湘東王繹諮議參軍隋府會稽郡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以公事免及為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為作唐令小邑寡

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卒籍甚工草書筆勢遒放叄孔琳流亞湘東王集其文爲十卷

瞻字思範弘從孫父猷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使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遠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爲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記善碁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潔已

為政妻子不免飢寒時號康平王敬則起兵瞻赴都敬則經晉陵罪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活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為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贍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碁酒也卒謚曰康弘弟柳瑪事列于前曇首別卷沖字長深弘玄孫父茂璋仕梁位給事黃門侍郎母蕭氏梁武帝妹新安公主也卒于齊世武帝以

沖偏孤深鍾愛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于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卒貴游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孝元承制沖求解南郡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景平授丹陽尹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陳武帝受禪加特進左光禄大夫參撰律令帝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賜以几光大元年卒年七十六贈司空謚元簡沖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

第十二子瑒字子瑛沈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孝元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帝顧沖曰所以久留瑒于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孝宣即位歴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寛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歳時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諡曰光弟瑜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爲

副齊以王琳故因之齊文宣每行戴死因以從人呼供
御因每他怒則名殺之瑜及憲危者數矣齊僕射楊愔
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為侍中卒諡曰貞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
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移居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謗
云王與馬共天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休元弟兄
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簪纓不替
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闕

南北史合注卷二十二